岁月 凝香

夕照中的烧汤花

资料图片

■张 琪

小时候，我家住在一个县城的化工厂里。化工厂的家属区是一排排平房，家家门前都种着一种喇叭样的小花——烧汤花。烧汤花是豫中地区的人们对这种傍晚开花植物的俗称。它的学名极富诗意，叫紫茉莉。紫茉莉的花色以粉色为主，也有黄色、红色等。它通常在傍晚至夜间开放，正是人们吃晚饭的时间，而河南人晚饭多“烧汤”，烧汤花由此得名。

烧汤花在小县城中极常见，街边、墙角、破瓦盆里都有它的身影。它枝繁叶茂，生命力极旺盛。别的花可称为一棵、一株，它则可称为一树、一丛。烧汤花香气极淡，若有若无，不似茉莉那般浓烈，也不似桂花那般甜腻，须得静心去嗅方能觉察。

夏日的傍晚，其他花草被太阳炙烤了一天之后变得无精打采，烧汤花却盛开了。夜风徐徐，它在风中袅袅婷婷，甚是惹人怜爱。

小时候的夏天，大多数人家里没有空调，连电风扇都是奢侈品。傍晚吃饭时，家家户户都把小饭桌搬出来，在家门口吃饭乘凉。孩子们你来我家桌上吃块菜馍、我去你家碗里夹块鸡蛋，一片欢声笑语。那时，烧汤花就在小饭桌旁静静地开。

等吃完饭收拾了碗筷，天色渐暗了，大家就坐在院子里乘凉。男人们下棋，女人们做针线活儿，孩子们玩游戏。爱美的小女孩把烧汤花摘下来，用棉线绑着挂在耳朵上，再披上妈妈的纱巾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感觉自己就是最美丽的小公主。淘气的小男孩摘下烧汤花，把花瓣撕开，用唾沫粘在自己的小脸蛋上，扮着鬼脸四处疯跑，惹来妈妈的笑骂。

夜深了，随着蛙声虫鸣四起，烧汤花的花瓣渐渐合拢，将所有的香气与颜色都收束进去。人们也力倦神乏，先后散去。

妈妈特别喜欢烧汤花，因为它顽强不娇气。夏天经常会突然狂风大作、暴雨如注。经历风雨的烧汤花匍匐在地，狼狈不堪。你为它担心，第二天却看见它在朝阳中昂首挺胸，傍晚时仍旧花开似锦、暗香浮动，仿佛再大的风雨也奈何不了它。

烧汤花的根、叶、花均可入药，具有清热解毒、利水消肿等功效。小时候，我长了口疮或是磕伤、碰伤，妈妈就把烧汤花的花和叶子捣碎敷在伤口上。要不了几天，伤口就好了。

烧汤花是乡间普普通通的小花。它不需要他人赞美的语言，不需要爱慕者热辣的眼神。它自由热烈地在黄昏开放，自有一种遗世独立之美。

后来，我在城市里没有再见到过烧汤花。也许城市里的奇花异草太多，而烧汤花土气不显眼，因此没有人愿意种。可是，烧汤花根本不在乎旁人在意不在意。它悄悄地开，悄悄地合，开时不张扬，合时不留恋，独享夜的清凉。安分守拙，不与群芳争艳——我想，烧汤花或许是花中的隐士吧。

“食全食美 漯在其中”
— 我的美食故事

荆芥藿香炒鸡蛋

资料图片

■陈玉香

夏日里最使我惦念的莫过于那一盘荆芥藿香炒鸡蛋了。

小时候，每到夏天，母亲总要从菜园里摘些荆芥回来。我家种的荆芥长得极好，青翠欲滴的叶子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。母亲常说，荆芥最娇气，非得清晨露水未干时采摘才好，若是等到日头高了，那鲜灵劲儿就少了大半。她天蒙蒙亮就起身，踩着露水去菜园，回来时衣角都湿了，手里一把碧绿的荆芥，叶子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。

藿香是邻居李婶送的，她家后院种了一大片藿香。夏天的藿香疯了一般往上蹿，叶子又肥又大。人们远远就能闻到藿香那股子特殊的香气。李婶总说：“这藿香就跟野草似的，越掐长得越旺。”她常常摘了一把又一把，挨家挨户地送。母亲接过藿香时，总要夸赞李婶家的藿香长得最好、香味最正。

炒这道菜时，母亲的动作格外轻快。她先把荆芥和藿香洗净，在竹筛里沥干水分，然后用手将荆芥轻轻掐成小段，藿香则用刀切成细丝。鸡蛋打在碗里，用筷子一搅就泛起一层细密的泡沫。灶台上的铁锅烧热了，迅速倒入一勺大豆油。待油微微冒烟时，把鸡蛋液倒进去。“滋啦”一声，鸡蛋立刻膨胀起来，泛起金黄的焦边。母亲用锅铲轻轻翻动，等鸡蛋七八分熟时就盛出来备用。

这时，锅里还剩些油。母亲把荆芥和藿香一起倒进去。顿时，一股香气直冲鼻孔，有荆芥的清爽，还有藿香的芬芳。简单翻炒几下，待荆芥和藿香稍稍变软，把炒好的鸡蛋倒回去，撒上一小撮盐，淋几滴香油，再颠两下锅，荆芥藿香炒鸡蛋就可以出锅了。

盛在盘里的荆芥藿香炒鸡蛋黄中透绿，煞是好看。鸡蛋蓬松柔软，包裹着荆芥和藿香的碎叶，让人每一口都能尝到不同的滋味。荆芥的滋味最先在舌尖绽放，接着是藿香独特的香气，最后是鸡蛋的醇厚。一盘荆芥藿香炒鸡蛋吃罢，唇齿留香，让人觉得浑身通透，仿佛有清风从五脏六腑穿过。

父亲最爱荆芥藿香炒鸡蛋这道菜。他说：“大热天吃什么都觉得腻，唯独这荆芥藿香炒鸡蛋越吃越开胃。”干完农活回来的父亲常常汗流浃背，但只要母亲端上这盘菜，配上刚出锅的白米饭，他就能连吃三大碗。我那时还小，不懂得欣赏这滋味，只觉得藿香的味道有些冲，每次都要把藿香挑出去一些。母亲见了就笑，说我是“没福气的”，等长大了就知道这盘菜的妙处了。

母亲的话果然不假。现在的我每到夏天也做这道菜。虽然城里的荆芥不如老家水灵，藿香也是从超市买的，少了那股子田野的香气，但炒出来还是能让人想起从前的味道。我炒菜时，耳边好像听见母亲说：“要掌握火候。荆芥炒老了就不好吃了。”在窗外的蝉鸣声中，我仿佛回到了故乡的小院子，看见母亲站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。

前些日子我回老家，那片藿香地还在，可李婶已经不在了。她的儿媳见我望着地发呆，就摘了一大把藿香塞给我说：“带回去炒鸡蛋吧，你爸以前爱吃这个。”我捧着那把藿香，突然就红了眼眶。

荆芥藿香炒鸡蛋，简单的食材，平常的做法，因承载了太多亲情和往事而成了无比珍贵的菜肴，每吃上一口都是对逝去时光的温柔回望。

诗风 词韵

寻荷花不遇（外一首）

■赵根蒂

来得有些晚
未见一朵荷花
也可能来得有些早
还没有荷花要开

只见一池圆叶如碧
被一只只纤手轻执
摇曳生姿

路过的风还算殷勤
它替我
一叶一叶地翻看

是不是娇羞的伊
都躲在
那把团扇后面

如梦令

蒲草丛生
圆叶乱旋
水湾里静静栖着一只小舟
舟头
一朵红藕款款摇曳

沉醉的词人已惆怅而归
滩边
千年前惊起的鸥鹭
又纷纷飞落

知否 知否
这舴艋舟
可载得动李易安
一阙又一阙清愁

阳光

■张书仁

是一种色彩
也是一种心情
阳光带给我们快乐
也带给我们甘梦

小草因它泼绿
鸟儿因它翠鸣
春天因它多彩
人生因它丰盈

阳光
医治思想的灰暗
让人们生活芬芳
是一袭升腾的火焰
让美好充满人间

晚霞 焦海洋 摄

流金 岁月

异乡童年的美好记忆

■张玉果

最近读李娟的《阿勒泰的角落》一书，我常常回忆起儿时母亲带着我从河南到新疆投奔父亲的往事。

据父亲说，为了给哥哥、姐姐和我更好的生活，1995年他离开家乡，到阿克苏承包土地种植棉花。第二年，为了爸爸忙工作的时候能吃上热乎的饭菜，妈妈带着我奔赴新疆。

我们乘坐的是绿皮火车，一路“咣咣当当”。当时年幼的我对这些辗转的艰难和过程的漫长记不太清了，唯一记得的就是出发前母亲带的好吃的东西中有茶鸡蛋。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母亲准备了满满一袋子鸡蛋。一开始，我是欢呼雀跃的。但长路漫漫，后来母亲再打开食物包时，我闻到茶鸡蛋的气味就觉得胃里翻江倒海。

那个时候，父亲住的地方除了成片的棉花、沙棘树和人工水渠，到处都是戈壁滩。父亲和母亲在侍弄棉花的时候，我就在干涸的水渠沟跑来跑去。新疆的水渠沟内经常有薄薄的、白白的一层东西。小时候的自己不懂那是盐碱，以为是飘落下来的雪花。第一次见到盐碱的时候，我非常开心，偷偷用手抠了一点儿塞嘴里，立马龇牙咧嘴。父亲看到我的样子赶紧说：“那不是雪，不能吃。”

棉花地远处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。提起戈壁滩，人们的印象往往是荒无人烟，但我在戈壁滩玩耍的时候见到过很多奇怪的人。他们头发剪得很短，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出现，有时带着放牧的工具驱赶羊群，有时带着劳作的工具埋头苦干。到了中午，他们变戏法似的就地取材造一个灶台，拿出炊具做出热气腾腾的饭菜。他们看到我的时候，会拿食物和我分享，也会逗我玩。我觉得他们慈眉善目，和他们的相处从不熟悉时的怯生生渐渐变为混熟后的无所顾忌。

后来，我们换了住处，新邻居是一对来自四川宜宾的夫妻。他们夫妻俩带着两个儿子在新疆打工，对两个调皮捣蛋的儿子很是头疼，因此很喜欢乖巧可爱的我。那时的我头发卷卷的，脸蛋红红的，笑起来眼睛弯弯像月牙一样。邻居阿姨但凡做好吃的必有我一份。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，随着我们各自离开新疆，父母和他们断了联系。

那时，很多河南老乡在新疆为其发展添砖加瓦。老乡教我快速逮鸽子，被我说的新疆话逗笑。我时不时跑到兵站学校玩耍，看着天空中的飞机留下白色的“道路”，感觉日子惬意极了。

1997年，父亲给棉花打药时不慎吸入了一些农药，在新疆治疗了一段时间效果不佳，最后回老家河南治疗。回到河南后，父亲很快就痊愈了。父亲痊愈后天天带着我走亲访友。我这个在新疆待了两年多的小孩说话带有一点点地方口音，就被爸爸朋友的孩子故意追着问这问那。

后来，我再也没有踏上新疆那片土地，但在新疆生活的记忆一直伴随着我。读了李娟老师的作品，我准备带父亲和母亲重走新疆路、重温当年情。

沙澧 印象

沙河风光（油画） 陈 彤 作

我帮爸爸戒烟

■郾城小学四（一）班 张睿博

上个月，爸爸出差回来后常常吞云吐雾，导致客厅里弥漫着刺鼻的烟味。妈妈皱着眉头，满脸反感。她郑重地对我下命令：“一定要让你爸爸把烟戒掉！”我拍着胸脯自信满满地接下了这个任务。

为了完成任务，我绞尽脑汁，精心制订了三个计划。

计划一——“口若悬河”。爸爸一拿起烟，我就像妈妈一样跟在他身后不停劝：“爸爸，吸烟对身体不好，会伤害您的肺，还会让家里的空气质量变差。”爸爸开始还耐心听，没过多久就找借口出门透透气。等他回来后，我就闻到了他身上浓浓的烟味。唉，计划一宣告失败。要是不能完成任务，我心心念念的红烧鱼可就吃不上了。

没办法，我只能启动计划二——“偷梁换柱”。爸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烟盒就在他旁边放。我猫着腰，小心翼翼地走到沙发旁，眼睛紧紧盯着那盒烟。趁爸爸不注意，我迅速地把香烟换成了我最爱吃的饼干。烟盒里装着饼干！哈哈，我心里暗自得意。一会儿，爸爸拿起烟盒就出门了。我刚想欢呼“太好啦”，却发现被我调包的那盒烟还好好地放在沙发上。原来，爸爸早就识破了我的小把戏。我忍不住嘟囔：“平时怎么没见您这么聪明啊！”唉，计划二也泡汤了。

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——“跟踪”。爸爸准备出门，我像个小侦探一样悄悄地跟在他身后。一路上，我左躲右闪，生怕被爸爸发现。我一路跟爸爸走到了小区花园。爸爸刚从口袋里掏出香烟，我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过去，一把抢走了香烟。爸爸先是一愣，随后脸上露出了笑容。他摸了摸我的头说：“儿子长大了，知道关心爸爸的健康了。就凭这一点，这烟我决定不抽了。”

爸爸说话算数。从那天开始，爸爸真的戒烟了。

征稿启事

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上，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。本版《我的文学之路》专栏长期征稿，欢迎有故事的你，将那些文学之路上发生过的故事写出来发给我们，传递温情、启迪人生。

邮箱:siying3366@163.com

本版组稿：陈思盈